

借鉴，传承，创新：汉族古典文学在蒙古地区的传播与影响

额尔敦白音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蒙古族文学, 在中国多民族文化中发展, 受到了各民族文化的种种影响。其中汉族文学和藏族文学的影响是最为突出的。汉文化作为中原文化之主流, 对蒙古族文学产生的影响最为深刻。汉族文学对蒙古文学影响,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上, 即蒙古族古代文学汉文创作、翻译文学的出现和尹湛纳希等作家的诞生和民间文学领域出现的本子故事等。

关键词: 蒙古族文学; 汉文创作; 翻译文学; 本子故事

中图分类号: I52

文献标识码: A

蒙古民族是崛起于北方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十二世纪以前, 蒙古部落主要散布在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的上游和肯特山一带。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 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落, 成立蒙古汗国。蒙古汗国逐渐强大, 成吉思汗带兵西征、南下, 先后灭亡西夏、金国, 并打下北宋。公元 1260 年, 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即皇位, 至元元年(1264)将大蒙古国都成由和林迁至燕京(即后来的大都)。至元八年(1271), 将国号“大蒙古国”更改为“大元”。1279 年, 南宋灭亡, 元朝统一中国。从此, 蒙古人融入到汉族地区, 融入到了多民族文化融为一体的中原文化当中。蒙古族文学, 在中国多民族文化中发展, 受到了各民族文化的种种影响。其中汉族文学和藏族文学的影响是最为突出的。

汉文化作为中原文化之主流, 对蒙古族文学产生的影响最为深刻。汉族文学对蒙古文学影响,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上, 即蒙古族古代文学汉文创作、翻译文学的出现和尹湛纳希等作家的诞生和民间文学领域出现的本子故事等。

一、蒙古族古代文学汉文创作

十三世纪末, 从龙入关的一些蒙古族官吏、文人学习汉文化, 抄用汉文进行文学创作, 翻开了蒙古作家汉文创作的首页。蒙古作家汉文创作, 历经元、明、清三代, 作家队伍逐渐强大, 创作出了体裁多样、卷帙浩繁的文学作品。其中, 诗歌、散文和文论得到了充足的发展。其中诗歌始终占据主要地位, 表现了蒙古作家汉文创作的特点及其发展过程。究其发展状况, 元、明、清三代, 各有其特点。

(一) 诗歌创作

蒙古族古代汉文创作中诗歌始终占据主要地位。诗歌创作表现了蒙古作家汉文创作的特点及其发展过程。究其发展状况, 元、明、清三代, 各有其特点。

1. 元代蒙古作家汉文诗歌

元代用汉文进行诗歌创作的诗人可分为三大类, 即蒙古族帝王、贵胄世家子弟和科举出身的一些文人。由于他们入中原不久, 接触汉文化的时间不长, 他们的诗歌作品孕育了浓厚的民族特点。

(1) 蒙古族帝王的汉文诗歌

从忽必烈到妥欢贴睦尔，入住中原的蒙古皇帝共有十位。据文献记载，四位皇帝有汉文诗歌作品，即世祖忽必烈、顺帝妥欢贴睦尔和顺帝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等。

世祖忽必烈：《陟玩春山纪兴》。

文宗图贴睦尔：诗作现存四首，即《自集庆路入正大统途中偶吟》、《望九华》、《青梅诗》、《登金山》、《自集庆路入正大统途中偶吟》。

惠宗妥欢贴木尔：汉文诗有两首，即《赠吴王》、《御制诗》。

爱猷识理达腊：汉文诗有《新月》一首。

蒙古族帝王的汉文诗歌表现了蒙古族汉文创作初始阶段的发展水平，同时统治中原的少数民族帝王的建立民族大业的豪迈情怀。

（2）贵胄世家子弟的汉文诗歌

贵胄世家子弟是指武功起家、从龙入关、辅佐帝室的功臣及其子弟。其中有伯颜、郝天挺、童童、月鲁不花、笃列图等著名的汉文诗人。入住中原以后，他们均为显臣高爵。他们积极学习汉文化，用汉文创作出了豪迈奔放的具有浓厚的民族特点的诗歌。

伯颜（1237—1295）：《奉使收江南》、《克李家市新城》、《鞭》和《过梅岭冈留题》等。

郝天挺：《麻姑山》七律、《寄李道复平章》五律。

童童：《荥阳古槐》、七律《题王子晋》、《奉旨祀桐柏山》等。

月鲁不花：有汉文诗集《芝轩集》。

笃列图：《蒲庵为见心禅师题》等四首诗。

（3）科举出身的一些文人汉文诗歌

科举出身的汉文诗人有萨都刺、泰不华、拜住、月鲁不花、笃列图、童童、答禄与权、察罕、亦速台、笃列图等十余人。

萨都刺：有汉文诗集《雁门集》。

泰不华：有汉文诗集《顾北集》。

元代科举出身的著名的蒙古族汉文诗人还有拜住、笃列图、童童、答禄与权、察罕、亦速台等，他们的汉文诗歌与萨都刺、泰不华的诗歌相同充分表现出雄浑豪放的民族特色的同时，有力证明了蒙古族汉文诗歌创作的较高水平。

2. 明代蒙古作家汉文诗歌

公元1368年，朱元璋攻陷元大都，惠宗妥欢贴木尔率皇室退至开平，随后元昭宗又退至和林。自此，明朝统治中原，蒙古人在漠北建立北元朝，南北对峙，在长达270余年间兵戈相见。这很大程度上阻止了蒙汉文化交流。同时，明朝对滞留内地而未及北返的蒙古人推行强迫同化政策，因此滞留中原的一些蒙古人隐姓埋名，虽有一些汉文创作，但难以考证他们的族属、籍贯等。在整个明朝，用汉文进行文学创作的蒙古族作家不到十人，甚至有诗歌创作的蒙古作家极有少数。

答禄与权：有文集《道夫集》、《归有集》十卷。

汉文诗有《杂诗》四十七首、《偶成》四首。

苏祐：有诗集《三巡集》一卷、《谷原诗集》八卷、《谷原诗草续集》、《苏督抚集》等。**苏演：**

张豫章《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和朱彝尊《明诗综》中收其数首诗。

明代，只有答禄与权和苏祐及其子孙等诗人进行诗歌创作，但他们用词精炼，风格雄厚，表现出了蒙古族诗人的汉文诗歌作品的成熟和精炼。

3. 清代蒙古作家汉文诗歌

清代，在中华民族大统一的大环境中，蒙汉文化交流进一步加深，蒙古作家汉文创作不断发展，使于明代陷入低潮的蒙古作家汉文创作再次进入高潮，创作出卷帙浩繁的诗文作品。其中，诗歌始终占据主要地位，充分体现了其发展水平。纵观清代蒙古作家汉文诗歌，可以分清初期、中期、末期三个阶段来进行搜集研究。

（1）清代初期蒙古作家汉文诗歌

清代顺治、康熙、雍正朝的九十年间，蒙古作家诗歌创作还处于初创阶段。在这期间，用汉文进行诗歌创作的蒙古族诗人有色冷、牧可登、奈曼、保安等几个人。他们均为科举出身，从小受到汉文化教育，他们所创作出的诗歌作品字句精炼，内容丰富，风格豪放高昂，表现出了蒙古族雄浑豪放的性格。

色冷：铁保《熙朝雅颂集》收其《秋兴》、《题春山欲雨图》两首诗；

奈曼：铁保《熙朝雅颂集》收其《壬子二月赴军营作》、《途中次韵》等八首诗；

保安：铁保《熙朝雅颂集》收其《送友》一诗；

牧可登：铁保《熙朝雅颂集》收其《圣主躬耕藉田诗》。

（2）清代中叶蒙古作家汉文诗歌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发达，出现了“乾嘉盛世”，清朝经济文化的发展达到了顶点。在诗歌创作方面，流派纷呈，诗学理论百家争鸣，是集古典诗学大成期。在这百家争鸣、名流辈出的年代里，涌现出了一批用汉文进行诗歌创作的蒙古族诗人。他们的队伍庞大，著作丰硕。据考证，迄今为止，发现有诗集的诗人就有十余人。如：

国栋：《时斋偶存诗草》；

博明：《西斋诗辑逸》、《西斋诗草》；

梦麟：《大谷山堂集》；

博卿额：《博虚宥诗草》；

嵩贵：《邮囊存略》；

白衣保：《鹤亭诗抄》；

和瑛：《易简斋诗钞》、《太庵诗稿》、《风雅正音》；

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存素堂诗二集》、《存素堂诗稿》、《存素堂诗帖诗》、

《诗龛诗稿》、《诗龛声闻集》、《法诗龛罗两峰西涯诗画册》；

松筠：《绥服纪略图诗》、《西招纪行诗》、《秋阅吟》；

景文：《抱筠亭集》；

佛喜：《友莲堂集》；

熙春：《友莲堂合璧诗存》；

文孚：《秋潭相国诗存》；

柏葭：《薛霖吟馆钞存》；

托浑布：《瑞榴堂集》

（3）清末民初蒙古作家汉文诗歌

清末年间，清廷对蒙汉交流的种种限制松弛。清初至清中叶，清廷限制汉人进入蒙古地区，又限制蒙古人学习汉文化、进入中原和蒙汉通婚。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这些种种限制逐渐松弛，大批的内地汉族农民进入蒙古地区谋生，出现了蒙汉杂居，蒙古人学习汉文字、汉文化，为蒙汉文化交流打下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清末民初，蒙古作家汉文诗歌创作更加繁荣发展，作家队伍空前扩大，诗文著作硕果累累，名著力作辈出，古代蒙古作家汉文创作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用汉文进行诗歌创作的蒙古族诗人已达到 50 余人，诗集有 100 余部。如：

倭仁：《倭文端公遗书》；

瑞常：《如舟吟馆诗抄》；

花沙纳：《韵学斋小草》、《出塞杂咏》、《东使吟草》、《汧园吟草》；

壁昌：《壁参帅诗稿》；

布彦：《听秋阁诗抄》；

桂懋：《德山诗录》；

博尔济吉特氏：《北归草》；

谦福：《桐华竹实之轩梅花酬唱集》、《桐华竹实之轩诗抄》；

（二）散文创作

古代蒙古作家汉文创作中散文体著作为数不多。元代、明代的蒙古族汉文作家的著作里未见散文体著作。而到了清代的一些蒙古族汉文作家撰写了诸多散文体著作，其中较有名的有法式善的《清秘述闻》、《槐厅载笔》、《陶庐杂录》、《存素堂文集》、倭仁的《倭文端公遗书》、锡珍的《奉使喀日喀纪程》、博迪苏的《朔漠纪程》等。

（三）汉文文论

蒙古族古代汉文文论是伴随着蒙古族古代汉文创作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是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汉文文论重要专著有元代郝天挺的《〈唐诗鼓吹集〉注》、清代法式善的《梧门诗话》、《八旗诗话》、布彦图的《画学心法问答》、松年的《颐园论画》等。除此之外，还有法式善、梦麟、锡镇等清代蒙古族汉文作家的序跋、以诗论诗等作品。

二、蒙古族翻译文学

蒙古族翻译文学始于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蒙古族翻译文学包括将藏文译成蒙文和将汉文译成蒙文两种。

随着藏传佛教影响的不断加深，十六世纪末，蒙古族喇嘛文人翻译了一些藏文经典。如《故事之海》、《米拉传》、《尸语故事》、《必嘎儿米齐特汗传略》、《萨迦格言》、《卓济特女神传》、《三十二个木偶故事》之外，还有《甘珠儿》、《丹珠儿》等巨著。

将汉文作品译成蒙文，这是蒙汉文化关系不断发展的结果。清朝是个多民族国家。随着清朝统一大业不断发展，蒙古地区与中原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往来也日渐频繁。中原汉族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色彩斑斓的文化，引起蒙古族的兴趣，促成了蒙古族了解汉族文化的愿望。这时精通蒙汉两种语言的蒙古族文人开始翻译汉文作品，将汉族文学的精品介绍给蒙古民众。将汉文作品蒙译活动是从清朝初期就开始了。但那时候的翻译活动主要是在清廷的支持下或在清廷的直接主持下进行的。如，1639年至1640年，奉清太宗皇太极的谕令，在大学士希福主持下，由图登、乌力寨图、色棱、索诺木等人将摘译为满文的《辽史》、《金史》、《元史》转译为蒙古文。此后，又有《圣谕广训》、《四书》、《大学》、《论语》、《孟子》、《孝经集注》、《三字经笺注》、《黄石公素书》等著作以满汉蒙合璧形式问世。起初，没有汉文小说的蒙文翻译。直到阿日那蒙译《西游记》，开始出现了小说之作的蒙文翻译。到了哈斯宝的时代，以往官方为主的翻译活动才逐渐过渡到以民间为主的翻译活动，汉文小说作品的蒙文翻译得到了发展。

蒙译的汉文作品大致可分三种类型：

1. 翻译讲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类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列国志》、《英烈春秋》、《西汉演义》、《东汉演义》、《隋唐演义》、《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征西演义全传》、《粉妆楼全传》、《五虎平南全传》、《反唐演义传》、《残唐演义》等。
2. 翻译公案类作品，如《济公传》、《施公传》等。
3. 翻译言情类的作品，如《红楼梦》、《今古奇观》、《金瓶梅》等。

新近出版的四卷本《蒙古族文学史》(第二卷)[11]在《佛教文学(一)：综述》、《佛教文学(二)：藏文创作》、《佛教文学(三)：莫日根葛根和察哈尔格西》中不同程度地涉及了翻译文学。尤其在《印藏文学的翻译及其对蒙古族文学的影响》一节中，简要论述了14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上半叶印藏翻译文学的发展概况。《哈斯宝的文学翻译与文学批评》(第三卷)、《“五传”与故事本子新作》、《汉文小说的蒙古文译本》等三章除了论述文人创作之外，也以较多的篇幅研究了汉文学的翻译。其中较全面地论述了《新译红楼梦》、《今古奇观》、《唐宫逸史》、《唐宫逸史补》、《平北传》、《寒风传》、《大唐万层楼全传》、《紫金镯》(以上为故事本子新作)、《水浒传》、《唐朝薛礼平东辽传》、《金瓶梅》等作品。

最著名的翻译家有哈斯宝、阿日那等。

1. 哈斯宝的翻译文学著作

(1) 《今古奇观》：

《今古奇观》是短篇小说选集，明末年间人抱瓮老人选编，共有四十篇短篇小说。选集中的小说主要包括揭露封建阶级的凶残、无权无势的百姓的鸣冤、主张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的观点、赞扬生死不渝的友谊等内容。哈斯宝在《今古奇观》蒙译本前撰序云：“古书赞扬闻一善而达十，学一技而广为传播。圣人劝戒莫要终日饱餐而无所用心。特别是人之百业，以孝为主。因此，我亦欲以宋孝宗为先例，又不忍将大好时光枉弃，于是欲将少许几部著作试译为蒙文。翻出众多著作查看，仅有这《今古奇观》一部小说，在我们蒙古地区从不曾流传。我心中大为懊丧，于是废寝忘食，增删翻译。”，内容“有趣而且情节紧凑，既有明显的用意，又深含褒贬。其辨析善恶，讲述因果，分别真假，……虽不能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却也可以达到启迪智慧，坚固心志，引导所向，工巧耳目的作用。看官不可以清末待之。”

哈斯宝按原著翻译，在其“序”中虽说“增删翻译”，但实际上增删与改写不多。

《今古奇观》的蒙译，在促进汉文学作品之蒙译和研究清代蒙汉文学关系中，均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2）《唐宫逸史》与《唐宫逸史补》

《唐宫逸史》与《唐宫逸史补》是两部在情节内容方面互相关联，却又并非前后承接有序的短片小说。小说《唐宫逸史》包括杨贵妃入宫及与梅妃争宠、杨贵妃收安禄山为养子、梅妃伤秋作赋、唐明皇探望梅妃、安禄山反叛、杨贵妃死于马嵬坡、梅妃重见天颜等情节。而《唐宫逸史补》描述梅妃重见唐明皇的故事。

哈斯宝蒙译本《唐宫逸史》与《唐宫逸史补》现在以手抄本形式藏于内蒙古图书馆。

《唐宫逸史》与《唐宫逸史补》的蒙译本只有手抄孤本，但在蒙古族文学史上的地位却值得肯定的。汉族小说的翻译和传播，是清代蒙古族小说创作能够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3）《新译红楼梦》

《新译红楼梦》是哈斯宝最重要的翻译之作。《红楼梦》原著一百二十回，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则仅有四十回，是一部节译本。《新译红楼梦》除了《红楼梦》的蒙译四十回以外，还附六万余字的《回批》四十节、《序》一篇、《读法》一篇、《总录》一篇，评论了《红楼梦》人物、故事情节和艺术风格。

2. 古拉兰萨：蒙古族著名文学家尹湛纳希的长兄。他翻译了《水浒传》。

3. 阿日那：蒙译《西游记》

三、在蒙古文文学创作上的表现

在近代蒙古族文坛上，以诗歌创作而论，出现了古拉兰萨（1820 — 1851 年）、贡纳楚克（1532 — 1566 年）、嵩威丹精（1534 — 1898）、尹湛纳希（1837 — 1892）四兄弟同一风格的诗作。他们秉承家学遗风，在蒙文诗歌传统的基础上学习、吸收汉族格律诗的形式，接受汉族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开创了蒙古族诗歌的新形式。他们的诗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接受了汉族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把蒙文诗推向新一个发展阶段。他们兄弟诗人吸收汉族近体诗五言、七言，四行、八行的特点，而又按蒙文诗本身的规律加以融化创造，从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蒙文格律诗。这扩大了蒙文诗的题材，丰富了蒙文诗的内容，而且提高了诗的艺术表现力。

（一）古拉兰萨：

尹湛纳希长兄，现存诗有 83 首，对联 9 副

额尔敦陶克陶选编：《古拉兰萨、丹金旺吉拉、贺希格巴图》，其中收诗其 41 首；

策达木丁苏荣选编：《蒙古古代文学一百篇》，其中收其诗 12 首；

额尔敦陶克陶选编：《蒙古族近代著名文学家》，收了其全部诗作。

（二）贡纳楚克：尹湛纳希的五哥，三十四岁就去世。仅存 15 首诗、对联 5 副，杂文 3 篇。

（三）嵩威丹精：尹湛纳希六哥。仅存 21 首诗，对联 3 副，札记 3 则。

（四）尹湛纳希：仅存 32 首诗（不包括小说的诗）

其兄弟四人中最著名的是尹湛纳希。尹湛纳希除了写格律诗以外，还创作《月鹃》、《红云泪》、《青史演义》、《一层楼》、《泣红亭》等小说，开创了蒙古族长篇章回小说的先河。

1. 《月鹃》：

蒙译为《萨仁呼和》，是尹湛纳希最早的小说创作。是尹湛纳希亲笔手抄本，前半部分已被流失，流传下来的只是后半部分。创作《月鹃》时尹湛纳希只有 18 岁，小说中描写了一则爱情悲喜剧故事。

小说围绕着主人公十八岁贵族青年凌珠描写了其追求自由婚姻的恋爱故事。描写委婉细腻，充分显示了作者善于捕捉生活细节和进行风俗画般描写的艺术天才。

2. 《红云泪》:

尹湛纳希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蒙古族文学史上的第一部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手抄本，共四十二回，只保存下来二十四回。小说以喀喇沁王府作为故事展开的大环境，描写了马王府的故事。马王府是清代蒙古贵族社会的缩影。追求享乐，无所事事，完全丧失进取心是马王府的主要特点。

四、民间文学方面的影响

汉族古代文学对蒙古民间文学的影响的重要表现就是蒙古族民间文学中产生了本子故事。蒙古族本子故事是集说、唱、表演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蒙古族本子故事，由艺人胡尔齐自拉自唱、在四胡悠扬顿挫琴声伴奏下说唱本子故事。产生于十九世纪上半叶，在受内地文化影响较深的东南蒙古地区开始出现，之后逐渐流行广播到内外蒙古的其他地区。蒙古族本子故事不仅丰富和发展了蒙古族由来已久的英雄史诗传统，而且又促进了蒙汉两个民族文化的交流，体现出蒙古民族在接受其他民族文学影响时积极的文学重构精神。

蒙古族是说唱英雄史诗的悠久传统。清代，蒙汉杂居局面的不断升温，推动了蒙汉两个民族之间多方面的交流。其中汉族移民所带来的地方文化，尤其是说唱艺术对蒙古族历史悠久的说唱英雄史诗传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本子故事的说唱活动体现出一定的汉文化特征。本子故事说唱活动的兴起，不仅丰富和发展了蒙古族由来已久的说唱英雄史诗传统，而且又促进了蒙汉两个民族文化的交流。

本子故事用蒙文称为“本子乌力格尔”，“本子”是汉语音译借词，蒙文为“德布特日”，是指装订成册的纸。本子故事中胡尔齐和本子故事是其不可缺少的两个组成部分。胡尔齐是说唱的艺人。这艺人不仅是出类拔萃的故事家，会讲许多种情节动人的故事，是歌手和乐器伴奏者，有一副好歌喉和熟悉大量相关调，同时还是民间诗人，能够现场作诗和朗诵吟唱。听众在本子故事说唱活动中欣赏的也不仅仅诗某个故事，而且还包括动人的歌声、优美的旋律和生动充溢的语言艺术。说唱同一个故事，由于艺人天赋高低的不同，又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超人的记忆力、非凡的语言驾驭能力和丰富的阅历，是优秀艺人必须具备的条件。他们自己阅读数遍，或者听他人朗诵数遍之后，就能记住一部陌生故事本子的绝大多数情节。然后，他们又凭自己的才华，将原来的散文体故事转化为散韵结合体，在对原故事有所取舍的基础上，按蒙古族说唱艺术传统，增添大量的祝赞及即兴的歌咏，使之成为适合说唱的本子故事。这些经过艺人再创作而产生的本子故事，有时可以连续说唱长达数月之久。许多艺人蒙汉兼通，不是必须阅读汉文小说的蒙译本，而是直接阅读汉文小说，经过再创作后便蒙语说唱给听众。许多优秀的本子故事，也许是在师承过程中，经过许多艺人的不断创作发展起来的。在本子故事的发展史上，有许多著名的胡尔齐，最著名的有：

1. 旦森尼玛（1836-1889）

清代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人，精通蒙、藏、汉文，说唱“五传”以外，还说唱《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许多本子故事。

2. 贺力腾都古日（1841-1911）：大众大赞其为“能把死人说活，能把枯草唱青”。主要是说唱“五传”。

3. 白音宝力高（1866-1925）：旦森尼玛的徒弟，内蒙古扎鲁特旗人。主要是说唱“五传”、《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

4. 朝玉邦（1856-1928）：旦森尼玛的徒弟。其祖先曾是扎鲁特旗的王爷，他精通蒙、藏、汉文，主

要是说唱“五传”、《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

5. 萨满达（1860-1920）：内蒙古扎鲁特旗人。通晓蒙、藏、满、汉文。主要是说唱唐类故事和《三国演义》、《水浒传》等。

除此之外，十九世纪后半叶出现的胡尔齐还有、乌日图那斯图、常明、张嘎、特古德木林、叶喜忠乃、呼玛等。

本子故事是这说唱活动的基础，本子故事大多为长篇，是艺人胡尔齐讲唱故事底本的小说。没有本子故事，艺人无法说唱引人入胜的故事。其内容有本子故事主要讲述内地的之乱和战争故事、公案故事、忠奸相争故事、爱情和市民生活故事等。蒙汉杂居状况的日渐增多，汉文化在蒙古地区影响的不断深入，本子故事受到更多的蒙古族人民的喜爱，更多的蒙古文人翻译汉文小说，特别是讲史演义类英雄传奇类和公案类小说的翻译。翻译的汉文小说有《苦喜传》、《全家福》、《尚尧传》、《契僻传》、《羌胡传》等说唐“五传”，《平北传》、《寒风传》、《万层楼》、《尚书记》、《紫金钺》等长篇本子新作。

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艺人胡尔齐说唱的本子故事主要有：

“五传”、《三国演义》、《水浒传》、《罗通扫北》、《薛礼征东》、《封神演义》、《薛刚反唐》、《钟妃传》、《三侠五义》、《刘秀走国》、《东周列国志》、《西游记》、《大八义》、《小八义》等等。其中，说唱最多的是“五传”，其次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薛礼征东》、《西游记》等。

“五传”是十九世纪蒙古族胡尔齐说唱最多的本子故事。“五传”又称“唐五传”或“说唐五传”，是包括《苦喜传》、《全家福》、《尚尧传》、《契僻传》、《羌胡传》五部长篇故事本子小说，是流传至今的故事本子新作中最著名的作品。这五部小说，在故事情节方面各自成篇，具有相对独立性，又前后承接，共同组成一百几十万字的庞大的故事系统。总五百二十九回。《苦喜传》六十回，《全家福》六十回，《尚尧传》九十回，《契僻传》一百二十回，《羌胡传》一百九十九回。

五部小说均为记载作者姓名及创作年代。至今流传的最普遍的说法，认为“五传”的作者清代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瑞应寺喇嘛恩和特古斯。恩和特古斯是蒙古族著名文学家尹湛纳希是同时代人，从小精通蒙汉文，幼小就被送至瑞应寺做了喇嘛。在瑞应寺期间，他学会了拉胡琴，开始说唱《隋唐演义》等内地讲史演义类小说。

“五传”这个名称是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起初，《苦喜传》、《全家福》、《尚尧传》、《契僻传》问世，人们将其名称为“四传”。后《羌胡传》继而写出，便统称为“五传”。

“五传”叙述了约百年间的唐朝兴衰史。其中，包含着大大小小众多战争和忠奸相争的故事。这些故事，并无历史根据，是作者从蒙古族审美理想出发，仿照汉文说唐，借鉴甚至择取清代流传的其它汉文讲史演义和公案类小说的细节，经过艺术虚构创作出来的。由于作者对汉族文化尚缺乏深刻理解，使小说中常常出现一些不符合汉族文化传统的故事结构方式和细节描写，折射出蒙古族文化的特质。“五传”虽然仿照汉文说唐，讲述中原故事，它所依托的却是历史悠久的蒙古族英雄史诗传统。

参考文献

[1] 荣苏赫等主编. 蒙古族文学史[M].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4.

[2] 白·特木尔巴根. 古代蒙古作家汉文作家考[M].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2.

[3] [蒙古]策·达木丁苏荣. 蒙古文学史[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57.

- [4] 巴·格日勒图. 蒙古文论史研究 [M]. 蒙文版,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8.
- [5] 云峰. 蒙汉文化交流侧面观—蒙古族汉文创作史 [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 [6] 云峰. 蒙汉文学关系史 [M]. 新疆民族出版社, 1997.

Reference, inherit, Innovation: On the dissemination and influence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in Mongolia area

Erdeni Bayar

(School for Mongolian Studies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Hohhot, 010021)

Abstract: Mongolia literatu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China multi-ethnic, influenced by the national culture.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ibetan literature is the most prominent. The han culture as the mainstream culture of the Central Plains, the impact on the Mongolia nationality literature of the most profound. Han literature influence on the literature of Mongolia, mainly in four aspects. That is Mongolia ancient literary Chinese creatio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the birth of Yinzhannaxi such writers and the field folk literature book story.

Key Words: Mongolia literature; Chinese creation; Literary Translation; book story

收稿日期: 2014-05-27;

作者简介: 额尔敦白音 (1963-), 男, 蒙古族,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教授, 博士, 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蒙古文论、文艺学、宗教学研究。